

鲁迅著

丰子恺绘



这是鲁迅先生的遗像，他生前最喜欢看的是《呐喊》。他生前最喜欢看的是《呐喊》。他生前最喜欢看的是《呐喊》。

上海书店出版社

阿Q

鲁迅 著

丰子恺 绘

正传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Q正传 / 鲁迅著; 丰子恺绘.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1 (2000.6 重印)

ISBN 7-80622-285-5

I. 阿... II. ①鲁... ②丰... III. ①鲁迅小说②漫画-作品-中国-现代 IV. I2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0)第25846号

阿Q正传

著 者 ☐ 鲁 迅

绘 画 ☐ 丰子恺

责任编辑 ☐ 陆哨林

装帧设计 ☐ 王 伟

技术编辑 ☐ 吴 放

出 版 ☐ 世纪出版集团
☐ 上海书店出版社 (福建中路193号)

发 行 ☐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 上海财经大学印刷厂

开 本 ☐ 850 × 1168mm 1 / 32

印 张 ☐ 7.5

印 数 ☐ 37201 — 42200

出版日期 ☐ 1999年1月第一版 2002年1月第八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622-285-5 / I · 89

定 价 ☐ 14.50元

这个短篇系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为一家报纸的《开心话》栏所写。其后竟然出乎意料地被列为代表作而译成各国语言，且在本国，作者因此而大受少爷派、阿Q派的憎恶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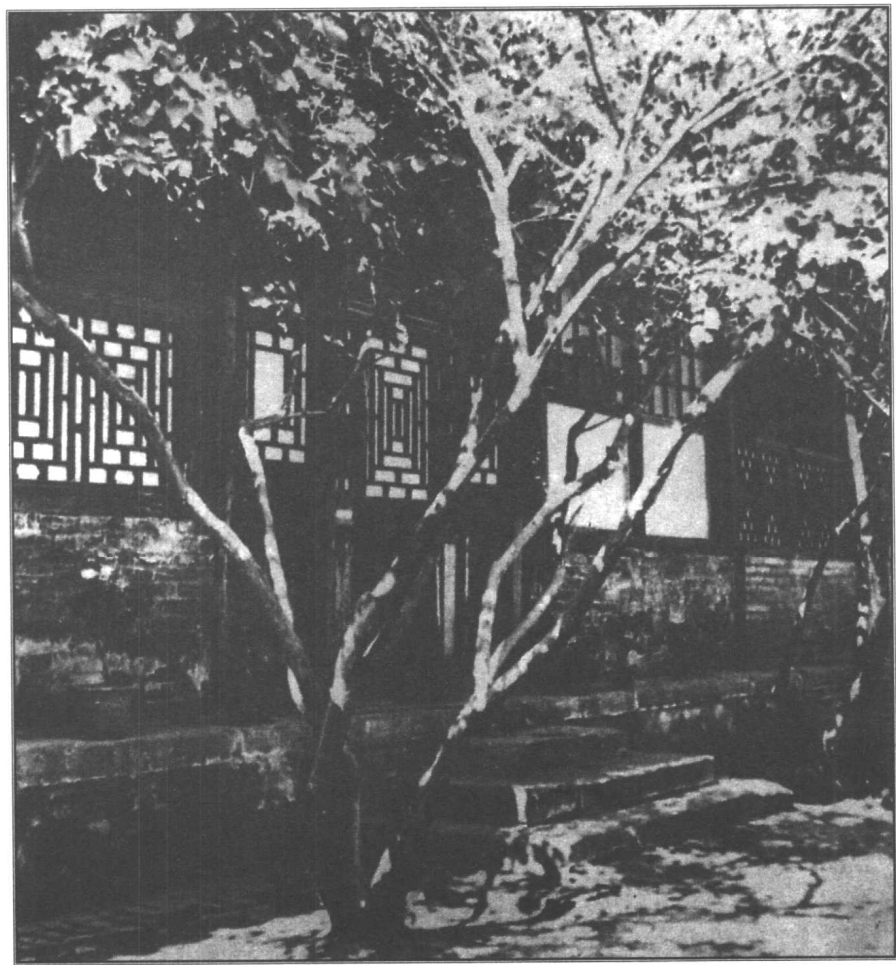
——致山上正义（1931年3月3日）

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里面。然而到得今年，有几个人就用“阿Q”来称他自己了，这就是现世的恶报。

——《伪自由书·再谈保留》



创作《阿Q正传》时的鲁迅像



《阿Q正传》的诞生地
——鲁迅在北京八道湾的住所

何以正何

己人

力六章 從中興到未秋

在去花前已所以主院的時候，是面連^{（這）}中秋。人們都

是，這是何以回來了，子基不用上香想正，他生面那里去了呢？

所以不齊同的上歲，大概早就與高要的人說，但這一說即是不，

所以也沒有個人而心到。也與是也帶些訴述著上歲初的走錢子，

然而去花走例，只有^{（這）}錢子與和秀兒大爺上歲錢子已傳了。做

洋兒子而且不是數，何況是何以。因此老話子也說之妙，他正

何，而無花的社會^{（這）}也就^{（這）}知道了

但何以這何的回去，却與是亦不同，確乎似值得驚異。

天色將黑，他雖眼裏微微的在暗處門外主地了，他正已轉意，

從腰間伸去手去，偏把是^{（這）}關，在櫃上一抄，這，地錢！打

未！。子的下新衣褲，看是腰間這掛着個大錢，沈

初的糖帶墜成了很有價值的孤你。去取是倒，看見所有

些錢目的人，上些是情也驚駭的，比在雅雅明知道是何以，

他因為和波夫禮的所見有些而移了，人夫，士列三日便高利

目相得。所以是信，拿權，比有，便身就對其一種利而是教

的形貌是。拿權比是之以點話，又信之以提議：

。何以，何以回去了！。

。回去了。

。若知各財，以是——在——。

。上歲了！。

這一新新聞，第二天便傳遍了金在莊。人人都願意知道這

《阿Q正傳》手迹

晨報副刊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四日

星期日

人生的價值

人類的生命是短暫的，在短暫的生命中，我們應該怎樣去生活？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阿Q正傳

行將出版

阿Q正傳

魯迅著

阿Q正傳

阿Q正傳

阿Q正傳

阿Q正傳

阿Q正傳

《阿Q正傳》書影

导 读





值此世纪末，衷心祈愿这里所议论的人物在下一世纪的中国现实生活中淡出；当然，作为光辉的典型人物，他将和哈姆雷特、唐·吉珂德等不朽的名字一样万古不朽。

阿Q，是一个卑微渺小的人物，但却是一个巨大的名字。我不说“伟大”而说“巨大”，是因为这个小人物确称不上伟大，但这个名字的历史的和美学的涵容量却真是巨大得无比，我想不出世界任何一个文学人物能有阿Q那样巨大的概括性，把几亿人都涵盖进去。几乎每个中国人，你，我，他，都有阿Q的灵魂的因子。别的民族的人群中，也常见阿Q的影子或一枝一节，人性不能不相通。

达到这样高度的概括性，是鲁迅的预期。他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自述：

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

阿Q
正传

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集外集》）

鲁迅的这番话，是不满、不屑和反感于当时国内一些批评家对《阿Q正传》的无知曲解而发的主体意识的宣告，美学追求的表白。据现有材料，第一个曲解这篇小说的是周作人，他把《阿Q正传》风格定性为“冷嘲”（1922年3月19日《晨报副刊·〈阿Q正传〉》）。什么是冷嘲？冷嘲是旁观的、与己无干的、毫无爱心投入的讥刺，这能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鲁迅的创作态度对得上号么？这也许正是尚未坠落为汉奸而想做隐士的周作人的人生态度的夫子自道。

第二位是当时尚未从象牙之塔里杀出来的成仿吾，在1924年《创造季刊》二卷二号发表的《（呐喊）的评论》中，说“《阿Q正传》为浅薄的纪实的传记”，而且



“结构极坏”。将如此高度艺术虚构的小说解读为“纪实的传记”，而且“浅薄”，也真是艺术之官里的评论家的特别嗅觉。同年4月13日《晨报副刊》中冯文炳的《呐喊》一文，则只读出了滑稽可笑：“鲁迅君的刺笑的笔锋随在可以碰见……至于阿Q，更是使人笑得不亦乐乎。”对喜剧深处的沉重的悲剧内涵视而不见。另一位评论家更说，《阿Q正传》的“作家的看法带点病态，所以他看的人生也带点病态，其实实在的人生并不如此。”（1925年1月30日《现代评论》刊张定璜《鲁迅先生》）他倒是认定鲁迅是刻画现实人生的，只是鲁迅把现实“病态化”了，看来此人倒是后来主张文学以歌颂光明为主的权力人物的同道。

这些便是早期精英们对《阿Q正传》的评价。当然也有认真的研究和对小说人物性质发展的一贯性的质疑，最有名的是引起了鲁迅答辩的郑振铎的文章《“呐喊”》（刊于1926年11月21日《文学周报》，署名西谛）。郑振铎认为，“作者对于阿Q的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

阿Q正传

随意的给他以一个‘大团圆’。”由此而引出阿Q这个人物人格是否统一的问题：

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

鲁迅为此写了《〈阿Q正传〉的成因》（《华盖集续编》），追述了小说的创作过程后，就人物性格的统一性作了斩钉截铁的回答和内容十分丰富深刻的解释，那解释的洞悉中国国情，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鲁迅写道：

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

阿Q为什么会做革命党？为什么再有



改革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道理很简单，因为阿Q这个人物概括了小农经济及其意识下的中国人的灵魂，特别是下层农民的灵魂。一旦革命到来，阿Q当然要做革命党。否则，“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愿就没法兑现；否则，“鸟男女”们就不会跪下来求他饶命；否则，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就轮不到他享用；否则，赵司晨的妹子、邹七嫂的女儿、假洋鬼子的老婆、吴妈等各色女人就不能由他挑肥拣瘦地任意选取。当然，区区这些还只是未见世面时的最原始的欲望，一旦眼界大开，福至心灵，权力在手，何事不可为，何求不可得？处于倒楣的卑微状态的阿Q自然是一副阿Q相，飞黄腾达起来的阿Q自然会俨乎其然，带有神圣的光圈，但灵魂不变，只是放大了变形了而已。鲁迅二十年代所作的预言，不是都兑了现么？

鲁迅所塑造的是“压在大石底下”即传统制度和文化陶冶下的中国人的灵魂，即具有亚细亚麻木的“国民性”。可以说，

阿Q
正传

鲁迅是“残酷的”灵魂审问者，把一切真相和真相的核心都揭示出来了。看到这些怵目惊心的国民性的丑陋，人们不必引以为羞。揭示丑陋，勇于正视这丑陋，才是克服丑陋的前提。阿Q是可怜的，更是可悲的。可怜和可悲在于他不自知其可怜与可悲，永远处于“精神胜利”的自我感觉良好状态之中。还是先让我们按照小说文本描叙的顺序，来检阅一下阿Q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语）吧！

阿Q活得有滋有味，无往而不能排解烦恼的处世哲学是“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的第一条是“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老子先前阔得多是虚无飘渺、查无实据的祖先崇拜，处于卑弱地位而要强挣面子的聊以自慰。鲁迅称之为“骸骨的迷恋”。在《热风·随感录三十八》中，鲁迅举出了五种“合群的自大”的文化心态：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

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

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

这是鲁迅1918年写下的。八十年过去了，中国和世界都已经过翻天覆地的剧烈变化，如此露骨的“老子先前阔得多”的“骸骨的迷恋”当然已经不好启口。时代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可是海内外“新儒学”家们仍在大唱“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凭的是什么呢？就是祖先传下来的儒学。近年来学者们唱得特别起劲的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亦即“中国精神文明更好”的根据，是崇尚“天人合一”。其实，不论中国古代的哪家哪派的学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心思想都

阿Q
正传

不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迫使自然驯服，而是如古谣谚所说，只是“不知不识，顺帝（天）之则”。最高统治者称为“天子”，老百姓就只有在“顺帝之则”里“顺天之则”；最高统治者的天子对他的父亲天也没有多大办法，只能来点祭圆丘、封禅之类向天献媚，求天少降灾祸；臣下用“天命”、“天道”之类，胡诌点“天象”来吓唬吓唬过分放肆的君王，君王也可以将亲手酿成的灾祸诿过于“天灾”即今之所谓“自然灾害”。这种一厢情愿的“天人合一”，说白了就如阿Q同赵太爷联宗的“Q赵合一”。天照样“以万物为刍狗”，不买你的账；正如赵太爷不买阿Q的账，赏了他一个嘴巴。

外国的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不仅是清末以来“老子先前阔得多”主义者们的无知妄谈，近年来将祖传的膏丹丸散夸为能治百病的现象也不少见。别说用最新“科学”方法研究《周易》、《老子》之类典籍的神妙发现，就以本来用于养生保健的气功和人体殊异现象的“特异功能”